

舞 台 本

史 東 山 改 編

重慶屋簷下

舞 台 本
重 慶 屋 簷 下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發行者	胡 靜
原著者	徐 昌 霖
改編者	史 東 山
出版者	上海四川路二二三號 大陸圖書雜誌出版公司
印刷者	上海四川路二二三號 大陸圖書雜誌出版公司

新 書 預 告

舞 台 漫 步

鳳 子 著

最 近 出 版——

——時 事 資 料 叢 書

一、馬 歇 爾 將 軍

二、政 治 協 商 會 議

業 已 出 版——

——內 地 名 劇

徐 昌 霖 著

徐 昌 霖 著

密 支 那 風 雲

徐 昌 霖 著

總人物表

沙宗文——一個堅韌不拔，極有修養的文學家，將近四十歲。

章秋——沙宗文的妻子，一個溫淑秀麗的女性。以前是前文藝術宣傳隊的優秀份子，現在不得不是一位恬靜的賢妻良母。二十五歲左右。

沙小秋——沙宗文和章秋的孩子，五歲。（假如是男孩子，就叫小文）

歐陽青——沙宗文的好朋友，一位熱情剛毅的文藝理論家，卅歲。

蔡洪萍——一個曾經畢業於大學，在抗戰中暴發的商人。三十來歲。

黃士林——蔡洪萍的生意朋友，原來在上海是個所謂生意白相人，現在是一個大「勃洛克」。（「勃洛克」係商場上的一種名稱，是英文 Broker 的譯音，在中國叫「掮客」）

馬仲平——一個替人跑腿的小「勃洛克」。

沈金龍——一個滿臉橫肉的流氓掮客。

孫太太——自稱自某大學出身，但現在是一個特種職業婦女，蔡洪萍是她第××個特種丈夫。

1
陳嫂——蔡的女傭，二十來歲，人很機靈，也很有風韻。

馬太太——馬仲平的太太，一個被半遺棄而致神經有點失常的女性，二十來歲。
艾以耕——一個同上校階級的軍佐，很愛好文藝，是沙宗文的好朋友，也是蔡洪萍。初中時的同學。

汪卓才——沙宗文的外甥一位剛從北平出來的大學生。

陌生人——托兒所的男役。

第一幕

時：一九四四年春末夏初的一個晚上，

地：重慶。

人：

沙小秋

章秋

蔡洪萍

孫太太

沙宗文

黃士林

沈金龍

艾以耕

馬仲平

景：這是在重慶習見的，中間用薄板隔開的兩間房間。左邊的一間大概要小於右邊那間的一半，全室祇有很簡單的幾樣傢俱：一張四川式的竹板床，一張破寫字檯，一只小茶

几，一只竹書架，一只板凳或一只椅子。在屋角還放了一只煤球爐子，茶几上放了些碗筷等飯具，一望而知是櫥房，飯廳兼臥室。正面牆上掛着兩張外國文豪的木刻像。這就是沙宗文的家。

右邊那個房間的陳飾顯然表示出主人的另一種生活狀態——牆壁用米黃色的紙糊過的，因之光彩奪目，地上鋪着地毯，傢俱有絲絨的大小沙發，圍在沙發中間有一只矮矮的小圓桌，桌上鋪了一塊四邊綉花的檯布。

靠後是一只新式的寫字桌，上面放着有檯燈，靠牆是一只紅木牌桌。和四只凳子，靠近台口有一只圓形的沙發凳，牆上有電話，有畫鏡框，有一面着衣鏡，此外還掛了一塊嵌金漆的長方招鋪，上面漆出「振華貿易行籌備處」字樣。右邊靠後有一扇門，那裏面是一間臥室，這就是蔡洪萍的家。

這兩間房子位處二樓，當然上下左右都有人住，從沙家正面的門和蔡家正面的窗都可以看後面一條通道或陽台，這條通道是從一樓到三樓必經之地，可以望見樓梯。陽台外面，可以望見遠近的新舊不一的房子，和遠遠的山景。在這裏也可以直覺地看出重慶文化的不單純。

這是夜晚八點鐘光景，呈現在窗外的都市的夜正在搬弄牠的炫耀，星星也好像姊妹一樣排坐在都市的屋簷上向這窗內眺望。

啓幕時右邊的房間（振華貿易行）內無人，門關着，電燈也關着，因之房間內全呈黑

暗，僅有一道初升的月光從窗外射進在地板上。左邊的房間內點了一只四十支光的燈泡，但是幾乎油燈一樣的暗。沙小文站在竹板床上，章秋正在替他脫衣服。燈亮時，小文頑皮地在床上跳着玩。

章秋（以下簡稱秋）別跳了，快睡下吧！

沙小秋（以下簡稱小）

秋（用手去抓小秋）乖，聽話；當心着了涼。

小（仍在床上靈活她躲開母親的手）

秋你再跳當心床板跳斷了，這床板不大結實。

小（停止了跳，頑皮地雙手摸着媽媽的臉，發現衣袖破了）媽媽，你看，衣服破了。趕明兒媽給你做新的，好，快睡下吧！

（小秋好像翻筋斗似地一下子鑽進被窩裏）

秋快閉上眼睛。

小不，媽講個故事給我聽。

秋好，媽講個狼吃人的故事給……

小聽過的我不聽。

秋媽的故事差不多都給你講過了。

小那麼，唸詩給我聽，爸爸寫的詩。

秋 爸爸寫的詩，你怎麼聽得懂呢？

小 我懂，（手打出被窩來）那天爸爸給我唸過的，爸爸說，是爸爸專爲我寫的詩。

秋 那麼好，（爲之蓋好被）你現在乖乖地睡覺，等爸爸回來媽媽叫他再給你寫一首詩。

小 （很老腔地）專爲我寫的詩。

秋 對，專爲你寫的詩，現在趕快乖乖地睡。

（小秋乖乖地閉着眼睛睡了）

（章秋見輕輕地站起來，在床底下取出一件花綢的未完成的童裝走去坐在寫字台旁邊的椅子上做活。）

（這時候樓梯下傳來一陣男女的嬉笑聲，須臾，一對摩登男女挾着膀子從窗前經過，走進了右邊的房間，「拍」的一聲，房內一百支光的吊燈頓然大放光明，室內一切陳飾都反射出漂亮的光澤。相形之下，左邊那間房間顯得暗慘多了。又因爲蔡家房裏用的是輕磅燈泡，特別費電，一開之後，使沙家房裏的燈光頓然暗了下去。）

（這一對男女，男的就是蔡洪萍，女的就是孫太太。孫一進門，就往臥室走去。蔡拿下帽子時，忽然聽見陽台那一邊黃士林的聲音在叫他。）

黃聲 怎麼，老蔡，（這時孫太太正要走入內室，也回頭一望）喔，孫太太，你們看電影

回來了嗎？

孫 噯……（向黃媚笑之下，就進內室去了）

蔡 老黃你沒有出去？

黃聲 沒有。

蔡 （一面解下領帶）像這樣的電影，不用說是一百塊錢一張的黑市票，就是一千塊錢也值得啊！裏面還有幾個裸體鏡頭呢！

孫 （從內室裏脫去單大衣，放掉手皮包出來）老黃，這個電影你也得去看看，那個女主角漂亮極了，一定也很對你的胃口（故意向蔡一笑）

黃聲 喔？

孫 過來坐坐吧，老黃！

黃聲 好，我一忽兒就來。

蔡 （微笑向孫）你們女人的心眼兒真是「小」！

孫 你們男人的心眼兒真是「髒」！

蔡 關於這一點，男女的心還不是一樣的！不過我們男人的臉皮老一點就是了。什麼，你說！（去扭他的臉相與戲笑）

黃士林 （以下簡稱黃）（銜了一只空煙嘴）好，給我看見了！

孫 （似對二人）死鬼！（答答然去開）。

蔡 怎麼樣，今天你房裏又有場面嗎？

黃 五個朋友打麻將，祇好做夢，此刻我正是夢裏人，暫時可以解放一下。

孫 那麼在這邊談一會兒吧！

黃 其實我對於麻將真不喜歡，這玩意兒太慢，不夠刺激。

蔡 想（Show hand）嗎？（指小圓桌上）這兒有現存的一副新牌。

孫 三個人「索哈」有什麼勁兒，「索哈」至少要有四個人以上才有意思。

黃 （孫敬了一支香煙給他）謝謝你，（轉向蔡）老蔡，這幾天你進些什麼貨呀？

蔡 年頭不濟，這幾天銀根緊，我自己什麼貨也不想進。你呢？

孫 怎麼？你們兩個打算談生意，要不要我出去一下，讓你們暢暢快快的談。

蔡 笑話，笑話？我們要談生意，也不會瞞你呀！

黃 我跟老蔡是自己一家人，每天總要交換一次行情的。

（孫回身取小圓桌上撲克牌玩弄）

蔡 真的，老黃，我們上個月合作的那幾筆生意總算還順手吧！

黃 那自然，有你老兄在內，不順手也會變成順手的。最近，你打算怎麼樣？有什麼新計劃嗎？

蔡 什麼新計劃哦！不過………

黃 不過怎麼樣？

蔡 有個朋友委託我，要我替他進大批的煤。你呢，你有什麼新計劃？

黃 我想做點車胎。

蔡 想收進還是想吐出？

黃 誰有便宜貨，我就收進，誰出大價錢，我就吐出。

蔡 還是做勃洛克！

黃 沒有辦法啊！不像你老兄有資本，我們沒有資本，要做生意，祇好做做「勃——洛——克」呢！

蔡 你們做「勃洛克」的，實在比我們做貿易行寫意得多，我們貿易行要進貨出貨，就非先找你們「勃洛克」不可。

黃 好說，好說，我們「勃洛克」全靠認識個把國戶才有生路啊！

孫 你們兩個都不必互相謙虛了，有人說得好；國貨進貨的好比新郎，賣出貨的好比新娘，中間的「勃洛克」就像媒婆，沒有「勃洛克」在中間，美滿姻緣怎麼能成呢？

黃 可是這個年頭兒，時新男女，實行直接戀愛，早用不着我們「勃洛克」了。

蔡 那兒的話，你們「勃洛克」不讓我們男女見面，我們簡直就毫無辦法，戀愛也就無從談起！

黃 好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有人委託你進煤是真的還是假的？

蔡 我幾時騙過你！祇問你有貨沒有？

黃 貨有。

蔡 有貨就要，沒有貨不談。

黃 出什麼價錢？

蔡（反問）現在市面上什麼價錢？

黃 市面上叫是叫的六千五一噸，不過是有市無貨，真真要買得到煤的話，總要出到這個數（伸出大姆指，無名指，和小指暗示「七」）上下。

蔡 價錢倒不成問題祇要有貨。

孫 你發瘋啦？你說「祇要有貨」？那麼十萬塊錢一噸你也要嗎？

蔡 小姐，太太，你玩你的牌，你不要勸進來，好不好？

孫（頗不以蔡爲然）啐！

蔡（轉向黃）我告訴你，老黃，是我一個最好的朋友，現在他在一家大工廠裏當購料主任，特別委託我。進大批煤，是用戶，不是囤戶，所以價錢好說。

黃 一共要多少？

蔡 有多少要多少，多多益善。

黃 胃口真有那麼大？

蔡 人家上千萬的廠在乎什麼。他們最怕零碎進貨，他們每個月光是煤，就要消耗這麼幾萬噸。現在市面上一共才有多少煤？

黃 祇要出得起價錢，總好辦。

蔡 有把握嗎？

黃 當然有，你限我三天，一定交貨。（奮然起立）

蔡 （逼近他）要是三天交不出貨呢？

黃 怎麼樣？你不大相信我嗎？

蔡 不是不相信你，你們「勃洛克」嘴裏永遠是有貨的，其實貨在那裏，你們根本不知道，完全靠臨時到處出去跑。

黃 現在我有沒有貨，你不用管，反正三天之內一定替你跑出來，這就是我們當「勃洛克」的噱頭，有現存的貨在手裏不算本事，我們賣的就是這一套本事。不是跟你跨海口，隨你要什麼貨，祇要重慶附近有，你出得起價錢，限我三天，準給你跑出來。

蔡 你們當「勃洛克」的好像是一個訓練班裏出來的，都是這麼一套。

黃 你不信，我們可以訂個合同。

蔡 那倒不必。自己人用不着這個。

黃 不過我也有一個條件。

蔡 什麼條件你說。

黃 這件事托了我就不許再托旁人，要是我三天交不出貨來，你儘管再託第二個人。

蔡 這個……

黃 還有，要是三天之內有了貨而你那方面忽然不要了，怎麼說？

蔡 你這兩個條件未免太辣了一點。老兄，生意大家做做。我托的人當然不祇你一個，同

時那方面這麼大一筆生意也決不會祇托我一個人的，要是人家比我們做得快，那我有什麼辦法，總之，做生意就靠一個字——「快」——誰搶得快。誰就成功，你要曉得，我也盼望我們這筆生意能做成的啊！做成了你有油水，我也有油水。這第一要看你做得快不快，第二就要看咱們運氣好不好了！

黃 好，閒話一句，這筆生意咱們搶搶看，我倒不相信在重慶那個比我黃某人神通更大腿更快的。

蔡 （拍他的肩）對了，跑跑看，買方是靠得住的。

黃 不過，老蔡，生意成不成先不管，話先要說明白，這筆生意成功了，我還是拿「康甯興」呢？還是「加帽子」？

蔡 這個……（考慮了一下）……這樣吧，你那方面儘量的去做了，先把價錢弄穩了，我再根據你的價錢往上加帽子，能加多高就多高，中間的帽子我們倆個平分。我做生意一向夠朋友的，這方面的價錢我可以把銀行本票拿出來給你公開，問題是一定要把貨把握住，做價不成問題，所以你也不要良心太兇，不要把貨主的價錢殺得太兇，抓住了貨再說。價錢不妨可以高一點。

黃 好，知道了，那麼就這麼辦，我馬上出去跑。

蔡 得快，愈快愈好。

（黃士林剛走過孫身邊）。

黃 啊呀！對不起！孫太太，該死；

孫 什麼？話說清楚一點！

黃 （笑）我談生意談了頭了，不過請孫太太原諒，我們當勃洛克的，總是這麼心思專在一邊的，生意做成了趕明兒我請客。

孫 請客。怕了不了事，話得說明，你們談這筆生意，我也在場，有我一份。

黃 那還有什麼問題，祇要你開口，蔡老闆還有不答應的，我更沒有問題了。

蔡 怎麼你打算馬上出去跑嗎？

黃 我們當「勃洛克」賣的便是兩條腿，我此刻先回屋裏去打個電話，馬上托朋友去跑，回頭我再自己上幾個沒有電話號碼的朋友那兒去跑一跑，看他們有貨沒有，這麼大胃口的買主不可輕易放過啊？

蔡 當然，當然。

黃 （跨去門又忽然回來）不過回頭我隔壁的牌……最好你們兩位隨便那位替我代幾圈。可以可以……

孫 我來代你打，贏了算我的，輸了算你的！

黃 閒話一句。

（黃士林匆匆回自己的房間去。）

蔡 這位仁兄跑的本領確是有一點。（便先去關上房門，再回來打電話）喂！是光源兄嗎？……我蔡洪萍呀！你沒有出去？……喂，光源兄，我這裏有一筆生意，要請老兄幫忙……是煤，有人委托我買大量的煤……你有辦法嗎？……好，請你馬上替我跑跑看……價錢麼，可以出到七以上，（孫大感驚訝，欲止之，蔡作手勢令勿聲）……祇要有貨，也許還可以再做得高一點，請你馬上再找找老張，張林，小胡和阿鄺他們看，大家多跑跑，成功了，好處不少……好的，好的，一有消息就通知我，再見。（放下聽筒又拿起來另撥了一個號碼）。

孫 （已經候了半天要說話）你這是做的什麼買賣？剛才老黃自己說的價值才六五，你怎麼現在一開口。就許了人家「七」以上呢？

蔡 未及回答，電話中人已說話）喂！是火井巷嗎？請金天心聽電話……金——天——心！……（轉問孫）你不懂得這種生意經，別插嘴好不好！（又問電話筒）喂，老金嗎？我老蔡呵！我告訴你呀，有人想出大價錢進煤，你怎麼樣，這筆生意想做嗎？……好的，你馬上去跑跑看，價錢可以出到「七」以上……好，有了貨再談，我明天再來看你，好，明天見。（放下電話筒，得意地走開）。

孫 （關心地追問蔡）你這是做的什麼鬼生意啊！自己把價錢提得那麼高！

蔡 唔，你悄悄地看着吧！做成了，給你買一隻……（伸手撩摸她的下頷）摩伐陀的手錶。不行，這麼大一筆生意送我一只手錶可以了事？